



法燈

法住機構月報
THE LIGHT OF DHARMA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五日 (非賣品)

274

知識·理性·開放·生活·信念·知識·理性·開放·生活·信念·知識·理性·開放·生活·信念·知識·理性·開放·生活·信念

慘痛的歷史和慘痛的現實

——從日本人的侵略到日本人的心魔

霍韜晦

中國最近爆發反日怒潮，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瀋陽、西安等各大城市都舉行了大規模示威，抗議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企圖隱瞞二次大戰時的侵略罪行、批准民間企業到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東海探勘油田；加上日本首相小泉連年參拜靖國神社，無視中國聲明而片面將釣魚台群島列為自己領土，最近還希望在美國的支持下而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增加其對東亞及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以重演其上次大戰時的帝國美夢。正是舊恨新仇，中國的年輕一代當然義憤填膺。

不過，儘管怒潮澎湃，看來反日運動難以進一步開展。正如許多輿論分析：基於現實利益，中國暫時還不能與日本中斷友誼。因為日本的背後是美國，在全球爭霸的形勢中，美國正把中國看成潛在的對手；她一方面拉攏中國，一方面防範中國，所以本世紀來的圍堵並未放鬆，日本作為她在亞洲前線的警犬，恰當不過。從日本的立場，亦同樣感受到中國經濟日漸壯大的威脅，她在國際作為經濟大國的地位，正在萎縮。日本一向有稱霸野心，因此很難忍受中國的興起，迎合美國換取支持，成為她唯一的出路。此外，一直想挑撥台灣人分裂的台獨勢力，也想趁這一機會來分一杯羹，因此主動投靠美日，不惜冒生靈塗炭之險。在這種複雜錯綜的關係下，中國如何面對呢？所以，分析家估計，中國還沒有和日本翻臉的本錢。他們把中國人的和平態度理解為現實利益的算計，認為中國必然忍氣吞聲，中日矛盾必將暫時擱下。

歷史就是這樣無情；或者說，歷史就是如此的不公道。中國受日本欺侮，自甲午戰爭起，已超過一百年。馬關之約，中國失去了台灣、琉球、和巨大賠款；然後是滿洲國、二十一條、八年抗戰……日本侵略的罪行，罄竹難書。單是南京大屠殺，已有三十萬人死難。抗戰結束，學者估計，中國軍民死亡者在三千萬人以上，傷者及財物損失，更是天文數字。日軍的殘酷、冷血，非言語所能形容。我們試看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東北進行的化學戰、細菌戰竟然以活人試驗，就知道此言不虛（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及估計，被毒氣殺害的中國人約有270萬）。如今，日本在中國還遺留下20萬件化學武器沒有銷毀，繼續在傷害和威脅中國人的生存，繼續污染當地的生態，但日本人不但沒有道歉，連承擔責任、願意作出處理、賠償的意思都沒有。

看！這是甚麼樣的民族？對自己所做過的事，對自己所犯下的罪，不敢承認，不敢面對，只想逃避，只想抹煞，但歷史是可以抹煞的嗎？日本民族如此虛偽，如何能獲得別的民族對她的尊敬？和對她的信任？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指出：日本這個國家從不道歉，從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一直到宮澤喜一，這些日本首相，李光耀都和他們交過手了，但就是沒有一個肯道歉。在二次大戰中，新加坡人至

少有近十分一人口被日軍殘暴地殺害，但日本每一位首相只是說了一句：「在亞洲歷史上，有些時候我們有過一些不愉快的事件。」連李光耀都感覺到：「真是輕描淡寫之至。」（李光耀《回憶錄》卷下，p563）不錯，後來非主流的村山富市出任首相時，是道歉了；但道歉後，並無行動，而且很快他就下台了。

其實，問題不在道歉的說話有沒有，而在悔改的行動有沒有？虛假的言辭說上一百次，也不能改變被侵害的亞洲各國人民的心。中、韓的慰安婦不是多次索償嗎？即使證據確鑿，但日本法庭就是不賠償。

為甚麼日本人對自己犯下的罪行的正視那麼艱難？連戰敗，也諉過於「敵眾我寡」，所以他們死後都變成衛國的英靈，而供奉於靖國神社中，繼續他們的崇高形象，以教育他們的下一代。這怎能使受害者放心？

無疑，日本人是驕傲的，這一驕傲有其歷史文化上的根由，慢慢就變成了日本人的心魔。首先，日本人認為自己是神的後代，說「大日本乃神國也」（《神皇正統紀》）；本來，若視為神話傳說，也無可厚非，不幸日本人卻視之為歷史，以致後世產生神道，力揚「大和魂」、「神州不滅」等講法，把日本人提升到其他民族之上，強調天皇是「萬世一系，八紘一宇」，即血統的純粹性與民族的優越性，以滿足其自大狂，而實質非常自卑，很怕別人瞧不起她。內心的虛弱化為行動上的狂妄，這正是日本人為禍世界的危機所在。

這是心魔，但迄今為止無藥化解。因為除了日本人自己反省、自己懺悔之外，別人幫不上忙。若別人施加壓力，她會更加反彈。她自認高人一等，又怎會長期忍辱、久居人下？本來，二次大戰時，德國人亦有這種民族優越感，殘殺了不少猶太人，但戰後已真誠懺悔，公開承認戰爭責任，還到波蘭的集中營受難者紀念碑下跪獻花。但日本人有同樣表示過嗎？沒有。一個不願意面對自己罪行的民族，又如何有資格出任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呢？她有甚麼胸襟去維持和平？她有甚麼素養去為其他民族樹立榜樣？中國溫家寶總理指出：「只有尊重歷史的國家，敢於對歷史負責的國家，能夠贏得亞洲以至全世界人民信任的國家，纔能夠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大作用。」這句話說得很對，但仍然太輕。孔子說：「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日本人希望別人和她一樣，忘記歷史，以為以經濟手段，便可以買得安理會常任的入場券，未免把東亞各國看得太低。有志氣的人，怎麼可以接受她的侮辱呢？中國對日本已經非常寬宏大量，連戰爭賠款，三千萬人的血債都免了，但日本並未感激，反而趁台海風雲，作為威嚇手段。這樣的中日妥協，必然不能持久。

中國，在慘痛的歷史和慘痛的現實之前，真要勵精圖治。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做好國民教育，為來日大難做好準備！

法住 廿三周年會慶

日期：六月十九日（星期日）
地點：龍堡國際賓館胡應湘堂
（尖沙咀柯士甸道八號）

~ 精彩節目即將公布 ~
敬請密切留意

費用：\$480（歡迎社會人士）
\$450（法住會友、喜耀學員）

即日起可聯絡接待處洽購門票

總部：2760 8878 法住文化中心：2760 9898

周六茶禪

話說默劇
——〈失竊的靈魂〉 公開綵排

由〈失竊的靈魂〉導演黃國忠先生
分享創作過程及選段綵排
5月7日（星期六）7:30pm

話說情話的魅力
——從親情、愛情到天地之情

新聞主播嚴力耕先生
與大家分享語言的藝術，
並作即席朗誦
5月14日（星期六）7:30pm

話說提琴
——從巴洛克到現代音樂

小提琴家廖嘉智先生為大家
介紹提琴音樂，
並即場演奏小提琴名曲
5月21日（星期六）7:30pm

推廣期內，免費欣賞（品茶另計）

地點：法住文化中心
查詢電話：2760 9898

《法燈》推出網上電子版

歡迎隨時上網下載最新《法燈》
www.dbi.org.hk

生命佛學

——佛教思想發展的新機(一)

袁尚華

在當代佛教思想的領域內，「生命佛學」是一個嶄新的觀念。這個觀念首先由香港佛教法住學會的霍韜晦教授提出。

從原則上說，霍教授的提法，基本有二義：首先是要批判現實，指出當今的佛學研究，愈來愈偏離「生命成長」一義，即正逐步走向一種純理論式、資料式、概念式的專技研究。若依現代學術標準，這些研究方法之有其客觀獨立位置，應受尊重，本無疑問；但問題在於，如果無約制地任用於佛學研究領域，則嫌不足，甚至偏離太甚，有可能危害佛學的精神生命，便有警惕的必要。蓋佛學本為「生命成長」之學，即以「生命存在」為關懷之中心，及以提升生命存在之精神層級，即「成長」為鵠的，而非單純作為尋求對存在界的「客觀之知」，這屬於西方傳統，但並不是東方精神。過去，在佛教發展的漫長歷史裡，曾產生出不同的學派，對生命存在與世界存在，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具體教說上的差異如何，原則上仍不影響他們對佛教精神不離生命的基本理念，即皆旨在說明「生命成長」上之根據、方法、境界及層次。佛陀在著名的《箭喻經》中拒絕回答外道所提出的十四個形上學問題，最後指出這些問題都是「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的，並對參予討論的弟子加以責備（見《箭喻經》）。顯然，佛陀認為，對人生來說，真正重要的是獲得智慧、覺悟、和涅槃，簡言之，也就是生命得到成長，精神得到超升，而不是進行空洞的理性討論。

由於知識活動具有一種獨立性，它有它自身活動的規則，依進路、立場、語言、及詮釋者的主觀條件的相異，而延展出一個相對可能的廣泛論域，這種相對可能性，尤其突顯在人文學的領域之內，因而順此方法而起的「佛學」知識研究，它雖可成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領域，但此獨立領域自身之發展，實不必與「生命存在」及「生命存在之成長」直接相干；換言之，即不必對人的生命的境界的提升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幫助，令人懷疑它還有沒有條件把佛教精神保存在內。由此看來，若將佛學研究完全「知識化」，便會造成對這種學問的特質的扭曲。在現代文化的實際情況裡，現代性(modernity)對「中心」(centre)的解消，配合知識之所以為知識的相對可能性格，在人文學的領域內，正在毫無約制地延伸著它所製造出來的人文世界的「現代性混亂」，今天的情況已經相當嚴重，是十分有必要加以有力的批判的。佛教作為一個關心生命成長的文化，更加不能作法自斃而應率先撥亂反正。

第二，從正面說，「生命佛學」的提出，是為了替佛學研究新方法樹立標準，直接指出今後佛學研究所應依據的軌範性要求，及所應發展的方向；也就是說，新的佛學研究，必須重新凝聚某種被近代學者們所揚棄的「中心」，作為「詮釋學的基礎」(hermeneutical ground)。當然，它一定不是一種狹隘的「東方主義」，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東方精神」。這個意思，用霍教授自己的話來說，即：佛學研究必須「回歸生命」。為了創造一種新時代的佛學詮釋學，從事佛學研究者，有必要以「生命佛學」作為其所有不論是思想性的抑或是實踐性的佛學工作的「超越的軌範原則」(transcendental criteria)。這原則是一個「詮釋學的概念」(hermeneutical concept)，使用「超越」一字，首先是要顯示此「軌範原則」並不蘊含任何特定的宗派教法或經論的具體內容，以保持它所必須具有的「純粹創造性」(pure creativity)特質；其次是為了表示此「軌範原則」對知識活動的一種既尊重而又時常保持批判性的超然態度和駕御能力。在佛教傳統內，這正是回歸於釋迦牟尼創說經教的創造性根源。(未完，待續)



面對自己

人如果能面對自己的缺點，坦然承認，不加掩蓋、巧言飾非，這是翻出自己心理危機的第一步。

《論語》記曾子每日「三省吾身」，《中庸》說孔子自反：「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這就是說，必須先承認自己「有所不足」，纔能進步。（霍會長文，原刊《法燈》104期，一九九四年八月，後收《法住於世》〈教應篇〉，法住出版社，頁195）

按：生命成長，最大的關是要面對自己，無論自己多醜、多無能、過去犯過多少錯、闖下多少禍，都要真誠面對，坦然承認，人方有自新的可能。一個人的成長是如此，一個民族的成長也是如此。



體會的哲學(七)

李錦招

佛教對苦的體會

至於佛教，在原始經典中，佛陀的教誨從「人生是苦」這感受開始，發展出佛教中「無常」、「非我」、「無我」等概念。《雜阿含經》中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觀。」

「苦」的經驗是一普遍經驗，儘管有人以為自己的人生沒苦，但只是他的思維不深刻，沒察覺膚淺快樂的不穩定性，不穩定就是「無常」。從哲學的立場，佛教反省到苦的來源是人失去了主體性，「苦即非我」，意思即順從「我」的意願欲望即是樂，違反這個「我」的意願便是「非我」，即是苦。從這裡開始，佛教展開了對苦的根源，主體「我」是甚麼的追尋，由經驗分析的進路建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範疇，展開佛學的知識論的討論。

存在狀態的感受

佛陀最重要的開示是對緣起法的提出，以解釋存在的世界的因果關係。「十二因緣」是對個體存在的具體分析。逆觀十二因緣，佛陀醒覺到「無明」乃一切因果的起點。但無明是一種存在的狀態，並非實體，對無明的理解也不能將之對象化，所以無明是個體自身對存在狀態的感受，無明並非知識對象。原始佛教後來發展成部派佛教，繼之而起的是大乘佛教，其中佛教理論的思辨不斷發展。後來佛教傳入中國，以中觀學派及瑜伽行派最受重視，中國佛家發展至高峰而至禪宗。佛教自始是追求生命超升的宗教文化，理論的建立雖然重要而且豐富，但未嘗放棄修行實踐。理論的建構目的是成為修行實踐的根據。大乘佛教中唯識宗和瑜伽修行派就是根據禪定的修煉去體會生命中的不同境界。

從體會中領悟佛性

後來中國發展出來的禪宗，更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超越所有的思辨直接指引人心，從體會中領悟佛性。禪宗文獻中的千宗公案，正是修道者開悟的記錄。例如雲門禪師的開悟，便是因腳被睦州大師夾斷而得，當時雲門還被罵是「秦時轆轤鑽」，可謂經歷萬難，千辛萬苦，豈是靜態的思辨求知可比！

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

本刊記者



上月初，霍院長應鳳凰衛視節目「世紀大講堂」邀請，到廣州中山大學，主講「中國文化還有生命力嗎？」的講座，現場到來的中山大學師生逾千人，該節目四月九日播出，亦得到不少回響。

中西文化的兩條路

節目中，霍院長首先追溯了東西方文化的發展經過，以及剖析了彼此的相異之處。他指出，西方文化本是求知識、重理性之路，但這種科學理性的精神卻漸漸被人們內心的欲望利用。中國則是禮樂的文化，孔子更將禮樂文化的根挖深，他發現人是有上進的要求、自我完善的要求，孔子稱之為「仁」。這種自我要求、提升精神修養的學問，也是「生命成長的學問」。

當理性變成欲望的工具

理性本是西方文化中的指揮棒，但它卻漸漸淪落為工具，貪欲反而成為真正的主人。人內心的醜惡沒有被化除，於是人們從求知變成喜爭鬥，追求自我滿足、擁有，缺乏對人格欣賞的文化，缺乏體會生命成長的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人類逐漸陷入不同的危機中，包括人際關係疏離的危機、資源日見不足的生態危機……還有，全球化、功利主義、資本主義帶來的壓力，四面八方的壓逼著人，當人類承受不了，更有毀滅的危機；而工具理性的文化，其實就是爭霸的文化，西方人常常爭霸，基本上還是不脫野蠻人的思維。在霸權主義的籠罩下，保護自己權利的意識更為氾濫。

挽救人類危機要回到東方的學問

種種的危機不斷加深，要改變這種局面，關鍵是要從文化的層面著手，那就是把中國古老的文明現代化，把儒家思想現代化，提倡修養的文化、生命成長的文化。要達成這個

理想，霍會長強調我們首先要對人存有希望，故此在二十多年前，法住學會已開始辦學，以性情教育培育下一代。

霍會長在總結時指出，通過與西方文化的對比，才看見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才看見我們的希望；中國文化的智慧更是不能被取代。最後在回應提問時，霍會長澄清民主並非沒有價值，在十八世紀面對專制的統治時，民主確很有價值。但今日西方民主的質素卻不斷下降，投票的標準流於量化，而非以質素和合理性來決定；所以，惟有在進行投票之前，人們有機會接受成長的教育、提升修養的教育，民主的質素才能提升。



霍會長為現場的同學解答問題



說一念（一）

龔啟源

（法住研究生）

《大乘起信論》言「忽然念起，名為無明」。我們對無明的反省，最後不能不歸諸於對自己的心靈活動的反省，即所謂起心動念處，就是「念起」。所以要進一步了解無明，必須再對自己一念的生起有所體會。佛教，尤其是中國佛教，對一念有極深刻的探討，為我們提供了極豐富的資源。

剎那與一念

先從字面上了解「一念」。首先，念，梵文 smṛti，是記憶、憶念的意思。部派佛教的說一切有部立一切法為五位七十五法，「念」是屬於心所有法之中的十大地法之一，十大地法是緊扣著主體的心靈活動的，是「隨逐善、不善、無記之一切心王而起」。故後來唯識家說「念」是五別境心所之一，所謂：「於曾習境，令心明記不忘」，就是此義。故佛經中言「念佛、念法、念僧」，就是常常對佛陀、他的教導、和護持正法的僧團憶念不忘的意思。

而「一念」就是「一剎那」的意思。「剎那」是梵文 kṣaṇa 的音譯，是印度人時間觀

念中最小的單位，至於一剎那是多久的時間，佛經中有極繁瑣的細分，亦有諸多不同的講法，我們在此暫不深究。簡單說，一剎那就是一念。歐陽竟無先生在《唯識抉擇談》（收入《歐陽竟無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文中嘗言：「剎那者，念之異名。念著，變動不居之幻相也。吾人一生心之頃，有無數幻相於中顯現，非可以暫時止息。此頃間無數幻相，以其至促至細，故假以剎那之名。言剎那者，微細難思，才生即滅，不稍停留。」就是指在極短促、極微細的時間裡，已有一連串的心靈活動發生。事實上，在我們的生命中，念是一個接一個地生起，從沒有間斷的。故《起信論》說眾生就是「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現實生命就是由無始以來，無數的念匯成的洪流，當中有說不清的夾雜，而我們只是隨波逐流，固然找不到它的起點，也不知怎樣讓它停下來。

一念的哲學

對「一念」的探討，可說是中國佛教的

一大特徵，自《起信論》的啟發始，到天台宗言「一念三千」，到《六祖壇經》「立無念為宗」，無不與「一念」有關，故業師霍韜晦教授稱此為「一念的哲學」。雖然「一念」是佛教的觀念，但佛教思想在中國的發展是受本土文化制約的。對於道德心靈微細的活動的探討和反省，在中國傳統的學問裡則是古已有之。如《尚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孟子言「四端之心」；《中庸》言「戒懼」、「慎獨」，可見儒者言道德修養工夫必從幾微處下手。到了後來的禪宗大德在電光火石間展現那種銳利的機鋒，更是一念的工夫——在一念間截斷妄念的洪流。這種修養境界，震人心弦，但對現代人來說實在是匪夷所思、太陌生了。那我們就應反省一下，夾雜在我們心念的洪流裡的是甚麼東西？充斥著我內心的是甚麼價值？平日進入我們意識裡的又是甚麼信息？這一切都構成我們的現實生命，你有自覺的一念嗎？你能扭轉這一念嗎？我們須學習前人一念的智慧、一念的哲學。

在自然中體現更深的親情——記第二屆「親親營」

本刊記者

三月廿五日，親親營的團友一行五十多人，同往肇慶的抱綠山莊去。到達山莊後，大家都被山莊的清幽環境所深深吸引，平日的俗務頓時一掃而空。透過以家庭為單位的遊戲，一家老少都非常投入，大家的心更為貼近；之後，一起唱性情歌曲〈永遠都是愛〉，那份親情更濃，大家都感動了。

為親情灌溉、增添養料

第二天早上，大小朋友都有板有眼地跟導師做早操，朝氣勃勃。早餐後，每個家庭在山莊內一邊享受自然，一邊尋找靈感去表達對親人的情。但見父母子女互相支持，一起參與創作；之後每個家庭分享其成果，內容都生動活潑，很有意思——其中一位小朋友手持一朵鮮花說：一片花瓣就是家中一人，獨立起來沒甚麼特別，但一聚合起來便十分美麗了，團結多好啊！天倫樂就是這樣自然。

早上天氣還是乍晴乍雨，下午卻難得地出現一片晴。團友們早已整裝待發，好讓自己在植樹的活動中一顯本領。

當大家分發好工具和樹苗後，每個家庭便分頭努力。這邊廂，爸爸舉起鋤頭，一下一下，不消一會兒已挖出一個小坑；媽媽帶著兩歲的兒子，教他小心翼翼地將手上的樹苗



齊心合力，創造天倫之樂

栽種在土壤中；當小手將最後一把泥土堆在樹根上，一家人為著一齊合力培育的第一個小生命而歡呼。那邊廂，八歲的哥哥為了顯示自己的實力，二話不說便拿起鋤頭，狠狠地往土裡栽；爸媽欣賞兒子那份投入、盡力，不停在旁為他打氣，轉瞬間，一棵樹苗已挺立在泥土上。

經過大家努力耕耘，小徑兩旁種滿了一棵棵樹苗，樹苗鋪排得整齊有致，為平白的路徑添上美態。大家看見自己努力的成果，臉上都展現出興奮、喜悅的笑容，一時間拍掌聲、歡呼聲、喝采聲洋溢在園圃每一寸。



三代同堂，樂也融融

翌日，大伙兒到著名的七星岩遊玩，那裡岩石峻秀，水平如鏡，各種林木相雜，構成一幅優美的畫象，大人都陶醉在景色之中；小孩子則因各式各樣的遊戲、美食而樂透了——數十位團友，就這樣構成了另一幅和諧、動人的圖畫。

讓心注滿溫暖

晚上，大家分為老年組、夫婦組、青少年組及小朋友組，由導師的帶領下參與活動：老人家們互相分享健康、家庭、往事等，就像鄉



令大家興奮的收穫，是更深更濃的親情

間晚飯後樹下乘涼，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一對對夫婦以寧靜的心，感受彼此之間的情，並學會更體貼、更貼心；青少年朋友則分享心事、疑惑，由導師教會他們如何疏解，從而更明白自己，並學習更深刻地體會父母、家人，令生活更融洽；小朋友們則天真無邪地一起玩耍，在遊戲中學習做個乖孩子。這晚，老少都忘我地投入參與，不知不覺間已到休息時間，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

第四天早上，大伙兒參加熱烈的遊戲，人人全情投入，就連老人家也渾身解數、大展身手，真是樂趣無窮。這個早上的氣氛，正好就是整個親親營的寫照：歡樂、團結、溫馨、互相支持、關懷、溫暖……大家也就如此滿載而歸！



大合照

音樂世界的天人合一——記述黃鐘先生為喜耀合唱團的交流指導

謝瑞君

(第十屆「喜耀」少師訓練班)



喜耀合唱團平日最多練習的便是「性情之歌」，都是由霍會長撰詞，黃鐘先生譜曲。我們合唱團一眾同學，沐浴於「性情之歌」都有兩三年光景，平日手上拿著曲譜，右上角都有「黃鐘曲」的註明。究竟這位為我們編寫出多首滿載溫情、柔情、至情的作曲家是甚麼人物？很幸運在二月十九日於法住文化中心，合唱團終於有機會會見黃鐘先生，並在他的交流指導之下，滿載而歸。

當晚黃鐘老師伉儷，由黎斯華導師及陳國樑導師陪同下參觀了合唱團的一次練習聚會。合唱團演繹了法住會歌及幾首「性情之歌」，然後得到黃鐘老師親切的鼓勵及指導。老實說，儘管我們學習了一段日子，但對歌曲仍有難以把握之處。現由黃老師親身說法，我們實在眼界大開、豁然開朗！尤其難忘的，是黃老師獨到的意見——例如《永遠都是愛》中要輕柔但集中聲韻；《成長的路》副歌的新節拍速度，使全曲力量更凝聚；《歲月悠悠》則針對歌詞中間與答而需相應注意之神韻變化；《呼喊一聲生命》中鋼琴彈法配合及運氣發聲方法等等。黃鐘老師提出了演繹的幾個層次標準，由音高拍子旋律咬字的準確，到音樂曲詞神韻之體會表達，使一次歌唱演出到達內外合一的境地，依黃鐘老師之言，便可謂一種「天人合一」

之情狀。這個目標，實在令人嚮往不已。黃鐘老師亦指出，歌唱其實是三重創造過程——撰詞編曲的創造、合唱團在演繹中的創造，再加上聽眾主動接收而起共鳴的一種創造。不期然聯想起上師常說：人作為創造主體，必須再創造，不要錯過機會。

黃鐘老師性子隨和，風趣幽默，在手舞足蹈，生動活潑的指導示範中很快使大家打成一片，同時在一舉手、一眼神中透露出對音樂的熱誠，處處講述歌唱藝術中的真知灼見。我們合唱團很希望他日再能與黃鐘老師交流學習。



黃鐘先生與合唱團攝於法住文化中心

佛印
度
跡
之
旅

佛陀的和平與寧靜

——記印度佛跡之旅（二）

許志毅
（法住研究生）

能到印度巡禮佛跡，可謂因緣殊勝，當年佛陀囑咐弟子須親禮佛跡，好好憶念佛陀之教；這一次業師霍韜晦教授組團率領我們一眾同學前往並親作開示，以深化我們對佛法的體會；正是承先啟後，一脈相承。在老師引導下，內心對聖跡的體會得到深化，得到法喜。

和平與寧靜

快到達印度國境時，在飛機上內心頓然生起一種和平與寧靜的感受。雖然後來每次看到簡單的建設、廣闊的田野和純樸的印度人，都給我一種和平寧靜的感受，但我可以肯定那原初的一念和平與寧靜，並非來自具體的人或事。那麼，這一念是從何而引發呢？印度具體人事的和平與寧靜，背後又是受何種動力引發的呢？我內心很好奇，同時亦十分享受這和平與寧靜。



霍會長與作者（右一）夫婦攝於拘斯那迦

其後，我們到了佛陀當年曾到的地方禮拜。每到一處，都深深地感受到那種能量的凝聚。這能量進入我的身體，先是把我的內心清淨，然後把我那一念和平與寧靜充實起來。後來老師說印度歷史悠久，多少年來無數次的修行人在佛跡之地修行、打坐、禮拜，凝聚了巨大的能量，所以我們在佛跡之地便會感受到能量的凝聚。我頓時明白了：當年佛陀帶著弟子「周遊列國」，四處進行教化，人人在聽到陀說法之後，都會「歡喜奉行」，可見在佛陀的帶領下，各人的精神都凝聚起來。不謹如此，就是在後世的人也以佛陀為中心，把精神凝聚；不獨印度人如此，其他國家的人，不論中國人、泰國人、印尼人、東方人或西方人，都像我們一樣受到佛陀的感召而把精神凝聚起來。

寧靜與充實之美

精神凝聚便是能量凝聚，便回到心靈的家鄉。內

心一方面感到能量充實、有一種支持；另一方面亦感到和平與寧靜，這是內心的突破。這一切都是來自於佛陀，但何以佛陀的一聲囑咐會有如此大的力量？這便不獨來自一種簡單的信仰，而是來自於佛陀對生命的深入。他已徹入生命存在的真實，而且為眾生而住世說法，為眾生開示徹入生命存在真實的道路。生命存在的真實就是一個理；能通往這真實，亦是一個理，故佛陀力量的背後有深刻的道理支持。

佛陀的覺悟

這便要說到佛陀的成道。老師這次帶我們到菩提伽耶巡禮，並在菩提樹處打坐，讓我們好好感受。在老師的帶引下，我看到佛陀祥和地坐在菩提樹下，他就像一盞明燈引領我走在路上；我一步一步向前走著，感受十分踏實。佛陀經歷了多年的努力學習及修行，終於在菩提樹下覺悟了。覺悟到甚麼？真正的內容不能用文字表述，但佛陀正是以其智慧施設教化；他悟到了存在是有其理法、生命是有其秩序的。若具體地說，這理法就是緣起理法，具體地應用在生命存在上就是緣生法；但若再簡單一點地說就是世界存在、生命存在是有一因果秩序在內的。人沉淪是因為人自身有局限，故無始時來已作了很多錯誤判斷與行為，故自然要承受沉淪的果報；而若順著這種生命局限走下去，生命便會變得局促、不自由，永遠沉淪。但佛陀亦指出：人只要能回頭，只要能好好地對治自己的局限，要「自熾燃，勿他熾燃」，便終能去除局限，得到解脫，得到真正的自由。

佛陀所作的獅子吼

若再把佛陀此一施設教化放到佛陀在世時代的思想背景，你更會發現佛陀的講法真是有如獅子吼一般，摧破一切邪說。



於鹿野苑大合照

當時流行道德虛無論，各思想家都認為：人對其行為不須負責，沒有因果秩序；主張人可以放任而為，為善為惡也無所謂。但人心的深處，並非要求一個沒有因果秩序的世界，原來我們內心的深處是要求公平的！我們願意付出努力，從而得到生命成長，這才是公平秩序的展現！所以當時佛陀一提出因緣的講法，正是應了人的內心深處的呼聲，故有舍利弗、目犍連一聽到佛陀之因緣法，便立即帶領二百五十人離開其師散若夷而隨佛陀出家；而很多其他出家人及在家人一聽之下，亦十分願意地「歡喜奉行」。其實佛陀成道之初，他是想過不說法而入滅的，因怕他所悟之理眾生難解；然因慈悲心動，便住世說法。由此可看出，佛陀就是完全自主，可住世可入滅，完全沒有障礙，而且更藉其慈悲願力，以圓滿的智慧為眾生開示他所悟之理及可實踐之道。他所悟之理正是人心之嚮往、他所示之實踐之道人人可學可行，難怪古今中外的有心人都會受佛陀的感召而凝聚起來，更形成一股精神、一種能量。想到這裡，我的心更充實了！



於菩提伽耶打坐禪修

內心深處的呼喚

後來我們到鹿野苑時，這種精神、這種能量感應便更加強了：人內心能有所得著、能有一點成長時，必更能體會到眾生在不自主的生命流轉之中的苦。我深深感受到就是要傳法，唯有這樣，才是順應內心深處的呼喚！但我更感受到這樣的一種承擔，是內心的和平與寧靜的呈現。看佛陀一生就是這樣和平與寧靜，即使遇人陷害、遇人稱讚也好，仍是那麼自主，不受動搖，還能施與慈悲教化。正如在《法華經·提婆達多品》之中，佛陀對陷害他的提婆達多作出感謝，感謝他成為佛陀的成道因緣。

感謝佛陀，以和平、寧靜來帶引我更深刻地體會道；感謝老師，以此殊勝因緣使我能更親近如來。

編者按：霍會長於法住文化書院主講「人生的平台——專業之外」課程，為來學者在專業之外提供一個更堅實的平台，使我們能提升思維、提升素養、提升能力，終身受用；如此珍貴的講稿正在整理，現先摘錄重要內容以饗讀者。

在「人生與專業」一講中，我們提到常識與專業要結合，要成長我們的知識與人格；太過側重專業，缺少常識，人的空間會變得愈來愈狹窄。在無數的知識世界、無數的行業、無數的網絡的現代社會中，容易迷失，就好像在一個城市裏，你只認識一條街道，一間店舖，但卻不明白整個地圖。現代人很容易迷失，不知從甚麼方向成長自己，做生意做得很好，一樣會迷失。莫說生意失敗，現實的難關過不到了；就是得了，一樣迷失。即使有錢、有社會地位一樣迷失；因為你不知道自己是甚麼人，不知道人生的路該怎樣走，更不明白人生的終極。所以只是走專業的路很不足，我們不但要多些常識，更要提昇我們的思維能力，增加對社會各層次、各方面的了解、認識和批判。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性情、精神要有地方寄託，要找到人生的意義。人迷失是因為意義不明，不知道活著有甚麼意思？天天上班有甚麼意思？賺了錢、增加財富有甚麼意思？所以人生方向失落，也是人生意義的失落，故會迷失。

我們講「人生與讀書」，正因為我們要讀書、要提昇思維能力，要增加知識面，要多點了解社會的變動，更要增加觀察的角度，開放視野，纔能看到社會、歷史、文化的種種變動，和種種價值觀念的交替，讓我們在錯綜複雜的價值世界裏，得到定位。

為何要讀書？

首先，為何要讀書？相信很多人都會懂得回答：不讀書便沒有知識，所以讀書的第一件事便是追求知識。這是對的。至於知識的重要性，這個不用說亦是很明白的；因為知識的增加，就是社會的進步。今天的社會，可說是一個知識的社會：不論你做甚麼工作，去那個地方，衣、食、住、行、工作、生活、和別人交往，無一不需要知識。大家都聽過「現在已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的講法，意即社會的基本結構便是經濟；經濟能令你生存，這是人的基本需要。在第一講的時候，我們提過馬斯洛（Maslow）的五個需要（Five Needs），第一個是生存，第二個是安全。在現代社會，你要保證生存，首先便要有知識，否則你連工作也找不到。沒有知識，便沒有謀生的本領；所以，工作與生活你都要有知識才行。

為生存與安全感而讀書

為甚麼這樣說呢？這與社會的進步有關。舉例說，從前有一門手藝，走遍天下也不怕，但現在卻不可以，因為手藝會被淘汰。過去社會的發展比較慢，學會一門

手藝，甚麼時候也用得着，所以家長叫讀書不成的兒女學一門手藝。現在科技的發達幾乎已取代了所有手藝，譬如織花、刺繡，過去完全是人手，現代大規模生產，已由機器代勞；裁衣、縫紉，過去是一件一件縫製，現在成衣是大量生產，甚麼尺碼都有。更不要說播種、收割、除草、飼養，全用機器了。慢慢，連建造房子、雕刻圖章，也用上科技。新科技的不斷發明，新產品的不斷出現，生產力的不斷提升，市場的不斷擴張，都使手藝沒落。這是文明發展的大勢，即使專家也要不斷追趕知識，追趕技術，所以人們要終身學習，以免落後於社會的需要。然而，如果讀書只是為了謀生，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那就太辛苦了：第一是壓力，第二是這種知識和技術的發展無窮無盡，第三是速度太快，令你無法追趕；所以你會很辛苦，最後會絕望，那麼做人就以失敗告終。除非我們知道知識是為了豐富我們自己的人生，是純粹的為知識而知識，沒有其他目的。譬如喜歡天文學，喜歡閱讀，喜歡釣魚，喜歡旅行，你只是為了趣味而讀，那麼你會感受到讀書的快樂，沒有壓力，不須應付考試，不須拿一個甚麼學位。但你能這樣讀書嗎？你的自由不多，因為生存的壓力很大，你不一定有時間。生活逼人，你便要犧牲。所以與其說讀書為了知識，不如說是為了生存；為起碼的安全感而讀，那便很可憐！



手藝幾乎全被科技取代了

所謂知識社會、知識經濟，乃至知識人生，簡單地說便是生活與工作都離不開知識。例如買賣樓宇，便要求你要有相關的法律知識，就算你不懂，有專家幫你，你也要知道一些要點，至少要知道程序是如何進行的；這些都是知識。由此推論，人生的許多活動，和別人的關係，都要靠知識；至少要有指引，要有"manual"（手冊）。購物要有商場"manual"，駕車要有交通"manual"，連旅行也要"manual"；與人訴訟，更需要法律的"manual"。如果不讀書，連看"manual"也不懂，就寸步難行。例如你要納稅，你就要有相當的稅務知識；就算請教專家，至少你要聽得明白，明白要如何做。始終你不能脫離責任，不能全由別人代你處理所有事情；如果你只是負責簽名，這樣是很危險的事，怎能安全？



我們講「人生與讀書」，正因為我們要讀書、要提昇思維能力，

人生與讀書

為增加知識而讀書

我們的生活與工作都需要知識，而知識不斷在累積、不斷在增長，於是我們便要「與時俱進」了。隨著知識的增加，我們便要增加自己的學習，所以今天有所謂「終身學習」，你學完一門又一門，不是有一張證書便可以保證你不會失業。以前讀書，有所謂「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這只能是半個世紀前的話，那時候「數、理、化」代表中學程度；五十年前，入讀大學的人十分少，但今天不同了，就算是大學畢業，你會發覺你的知識仍是不夠應付。大學畢業只是一個起碼資格，你至少要上到博士，纔能真正地擁有一點專門的知識。今天若你只是中學畢業，你根本找不到甚麼工作；就算是大學的數、理、化專科畢業，也只能當一個教師，那只是一般的水平。

知識是一個不斷增加和不斷累積的過程，我們一定要跟隨，所以引致終身學習，一直下去，不能停止。本來，孔子也說過：「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這是指為學的態度，不是指知識本身的發展。其實知識本身是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的，尤其是科學知識，更是後後勝於前前，愈新愈逼近真理。例如相對論的出現，古典物理學便成了過時的東西；基因圖譜的出現，使生物學、藥物學全盤革新。知識不斷突破，不斷有新理論出現，這不只是觀點的改變，而是知識更有效，更能解決問題，甚至將以前的理論推翻。這些改變牽涉到教科書的修改。以前在大學讀書時用的書，和今天的已經很不同了。知識的革新或改寫，這是知識世界的進步，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知識的性質，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知識，其成長包含著對舊日知識的否定，所以科學知識不能說是絕對真、永遠真。因為它永在突破中、改寫中；不斷的突破、改寫，所以科學知識沒有最後。

知識的特性

這牽涉到科學哲學的問題。我們以前提過波普爾（Karl Popper）的觀點，他的科學哲學的立場，就是基於科學知識不斷地改寫，可以增加、增長。所以從反面看，它始終是有一種「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所以說科學知識不能永遠真。科學知識的產生有賴科學方法，他尤其注意到：科學知識的基礎在歸納法，而歸納只不過是把很多相同的事例歸納起來而得出一個結論，即是通過一定數量的特殊例子去斷言一個普遍的關係，這裡便可見中間是有一個跳躍、一個冒險。例

與讀書 (一)

——人生的平台之三

霍韜晦 主講

要提昇思維能力，讓我們在錯綜複雜的價值世界裏，得到定位。

如，我們說天鵝是白色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黑天鵝。直至有一天，我們發現了有黑色的天鵝，於是這句話便要改寫，不可以再這樣說了。這個便是歸納法缺失的一個啟示。即是說，就算在實驗室中，通過很嚴格的控制，把一切可能的干擾去除，保證運作過程中的純粹，使實驗結果的可靠性大為增加；但即使這樣，仍不能保證無遺漏，即知識仍有虛妄的可能。現在隨著觀察的工具愈來愈精細，例如攝影機的拍攝愈來愈快，追蹤物體運動變化愈來愈貼近；又或者隨著我們的放大鏡愈來愈強，對微觀世界看得愈來愈清楚；隨著我們的望遠鏡愈來愈精良，對天體星空的觀察愈來愈遠……那又怎樣？物件、世界、宇宙，最後還是神秘。技術改良了，知識增加了，技術的改良把很多以前看不到的東西都顯現出來，世界便在我們的眼前愈來愈清楚了。科學分析愈來愈微細，令我們對物質的構造、物體的變化愈來愈明白，就算是一根頭髮都可把它放大不知多少萬倍，裡面原來紀錄著很多東西。我們還可以其他的化學分析方法，通過化學變化來推測它的歷史，例如重新檢查拿破崙的頭髮，就知道他當年究竟有沒有被人下毒。這些在科學實驗中，真的是做得愈來愈精細了，令人很驚奇。但又怎樣？我們不能說這就是最後的知識。知識始終是我們的知識，它不是物體自身，所以仍有錯誤的可能。康德說：「物之自身不可知」，他和波普爾一樣，說的正是我們認知能力的局限。所不同者，波普爾從我們科學認知方法下手，指出完全歸納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學知識可以被改寫，亦即是可以被推翻；它有應用場域的局限性，所以它的「真」不是永遠真，不是絕對真。我們只能不停地探索，把知識視為求真的過程。

認知心靈的格局

其實，知識只能是過程，問題不在歸納法的缺失，而在知識只是人的產物，依人



一個又一個學位，都不能提供真正安全感

的向外追求而有，所以問題在人。這使我們首先回到康德：知識是通過我們的認知心靈的活動而有，知識一定是通過我們的認知心，也就是我們的認知主體。這樣世界便已經破裂：即認知對象是一個客體，人是認知主體，而主體和客體之間是不能相通的。於是一個二元性產

生，成為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道鴻溝 (the dual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人只能通過這個格局去看這個世界，人把自己看作中心。從幾千年前開始，人類便懂得問自己所面對的世界是甚麼？我們所認識的對象到底是甚麼？所謂「哲學起於驚奇」，好奇心的底子其實是懷疑心，這就是理性之源：通過觀察，通過思考，通過證明，於是自以為有所知。理性便是服務於這個懷疑心，正因為我們不了解，所以才要求證明。但，即使有人檢查過了、證明過了，我們一樣可以不相信，一樣要求由自己去證明。同樣，就算你證明了，後來的人亦可以不信，他亦要自己去檢查和證明，結果是永遠都要檢查，永遠都被懷疑，所以亦永遠有被推翻的可能。說得好聽便是這個懷疑心永遠地帶我們向前走；說得不好，便是令到我們的知識永遠地不可靠，因為我們無法去除懷疑心。

從某點來說，懷疑心是好的，它可以領導我們追求真理。所以西方人鼓勵我們懷疑，由小時候讀書開始便要學會懷疑，就算是老師說的，一樣要懷疑。所謂「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這是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也正是西方精神所在。西方精神依我的看法便是追求知識，由追求知識便發展出追求知識態度和方法。從態度上說，便是「大膽懷疑」(胡適語)，沒有權威、沒有老師，一定要向前突破，就算這個知識已經確立，我還是要繼續挑戰。因此，知識永遠都是站在前一代的人的研究結果之上而再向前行。這個便是西方文明的歷史。從西方的歷史，顯示出一個哲學意義，那就是：人要了解他所生存的世界(求真)，但永遠了解不到。無論他已經走了多遠，獲得了多豐富的知識，但「真理」仍在遠方。他的知識和他要探索的世界不相干。知識是我們的知識，但「存在」仍在我們的知識之外。

這就是康德的「物之自身不可知」。知識從我們的探索開始，那麼只能從我們的探索能力、認知能力上來解決問題。康德認為我們的探索由我們的感性開始，但感性有局限性，我們只能獲取感性經驗，只有能向我們提供感性經驗的東西纔能被知，不是感性對象的東西便不能知。例如上帝不是我們感知的對象，我們是不能知的，我們只能去思維上帝的位格，但那些不是知識，原因是沒有人經驗過上帝，所以對於神學上的「知識」，我們沒有經驗可以檢證，我們只能從理性上去追問它的合理性，但不是真實性。合理性與真實性是不同的：真實性必須要有客觀的檢證標準。例如「這張桌子有三尺高」，那是可以量度的。

知識的局限



面對無窮宇宙，知識可以照察幾多？

由於認知的二元格局，造成對象永遠在我們的知識之外，所以終極的知識是不可能的。你不能跨越這界線，知識只能止於其所知；亦正因為對象始終在我們知識領域之外，才可以檢查我們所得的知識，替知識的成長留下空間，才可以說給我們知我們錯，這是一個超越的標準，看來十分奇怪：我們不知道真正的對象是甚麼，但它卻能用來檢查我們的知識，成為知識真假的最後標準呢？它沒有進入我們的知識世界，負責檢證其實是靠經驗的歸納。但波普爾指出：無論多詳盡的歸納仍不等於圓滿，仍有遺漏的可能，其實真正的問題是真正的對象永遠在我們認知心靈之外而獨立存在，那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未打開的世界。知識世界猶如燈光一樣，對世界的觀察就像我們把燈光射向世界。世界本來是漆黑一片，燈光可以照射得多遠，那便是我們的問題。有些可照射一丈，有些可照一哩，但不管多遠，所照射的仍是有限，再遠一點的地方不能清楚看見，所以窮盡燈光之後，還是黑暗；我們所知的，比我們所不知的少得多。正如莊子的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莊子》〈養生主〉) 這個不單只是生命的局限，還包括我們的認知能力的局限：我們的眼睛有局限，我們的思維有局限。我們不是上帝，沒有全知的能力；我們是人，就有人的局限，不可能知道上帝。這就是知識的弔詭：我們想知道世界，但世界仍在黑暗中；雖然我們已經知道很多，又解決了很多問題，不過距離仍遠，還有許多問題未能解決。我們始終在摸索中。

知識世界沒有終極，存在世界對我們來說仍然是封閉、黑暗，但畢竟人類的燈光是不斷在加強中，那末我們是否可以設想有一個最強的燈光，把整個宇宙都照亮起來呢？連太陽也做不到，誰能做到呢？若果有，那便是上帝了。但上帝不可知，只能是假設，我們只能假設有這最強的燈光，亦即是假設上帝是存在的，假設不能被證明，所以我們最後只能夠信。通過信，來放下我們對黑暗的恐懼，這就反而成全了宗教的存在，或者是上帝存在的必要性。換言之，由於知識的局限反而更需要宗教。

(未完)



太太要回家

霍韜晦 開示
曹秀容 記錄

人物：李揚，結婚二十年，沒有孩子，太太為日本人，大家一起在新加坡生活。後來，李揚到外地工作，留下太太跟母親同住，婆媳之間便出現問題。太太整天嚷著要回日本，李揚很苦惱。

李揚：上師，近來我的工作和精神都很不安，有些事情不知道該怎樣處理？

上師：是甚麼事呢？

李揚：二十年前我去日本，娶了一個日本太太。後來父親逝世，妹妹亦出嫁了，母親就跟我們一起住。前年由於工作關係，我自己一個人去泰國謀生，留下太太跟母親在新加坡，衝突便開始發生。

上師：他們言語不通嗎？

李揚：言語不通是一回事，主要是生活習慣和想法不一樣。

上師：怎樣不一樣呢？

李揚：兩個人一起住，一個廚房兩個女人，一個要煮日本餐，一個要煮中國菜。

上師：這都要怪你了：自己夾在中間，一個是媽媽，一個是老婆，你沒有好好用腦袋，要走就走，沒有想到她們的生活習慣、吃的東西、語言都有距離，應該先安排好，更要先打通她們心靈上的障礙，可以互相尊重與支持，有一個家的感覺。

李揚：是我疏忽，沒有作好安排。

上師：是沒有打通彼此心靈上的障礙。其實你太太已嫁給你二十年了，應該多多少少習慣了華人的風俗。

李揚：當初是很好的，她很喜歡中國文化，但自從留下她跟我媽媽同住，她便整天嚷著要回日本。

上師：本來日本人都是比較敬老的，也相當聽話的，是你沒有用，討了老婆回來不懂得教。這麼多年，沒有好好學習在華人的社區生活，與母親好好相處。到現在發生問題了，大家便很痛苦。

李揚：她埋怨我把她從日本帶來，沒有帶給她快樂，而是痛苦。

上師：這個當然。她跟了你，犧牲很多；她離鄉別井，無親無故，惟一可倚靠的人就是你，但你卻不在她身旁。

李揚：是的，我沒有好好照顧她。

上師：你不單是一個失敗的丈夫，更是一個失敗的兒子。你不懂好好愛護及教導你的妻子，也不懂得安慰你的母親。你在家庭裡面，夾在中間，兩邊都不快樂。所以問題在你身上：男人本來是一家之主，要有點主意，但你完全不能主導，讓局面變壞。現在怎麼辦？你首先要承認自己做得不好，你要重新學習，對太太說：請她給你機會補償，大家重新珍惜這段婚姻，不要因其他事故而放棄。你懂得這樣說

嗎？

李揚：現在懂了。

上師：你能改過，她便會聽你。畢竟，你們的婚姻已有二十年的基礎，大家都會珍惜的。有珍惜的心，那便有救，明白嗎？

李揚：明白。

上師：有這個心，從這裡出發，每天吃甚麼菜便不要緊了。廚房這個小事情，已不用再計較了。你要讓她對你的愛重新煥發出來，她便會放下那個埋怨的心，受一點委屈也可以接受。媽媽那邊更要承認自己錯了，夫婦二人沒有好好孝敬她，令她辛苦了。你能認錯，媽媽的氣也下了。

李揚：最近，媽媽為免我難做，已經搬離我們的家。

上師：你看，媽媽多麼體貼你們。既然這樣，暫時就不要再在一起住。保持一個距離，讓大家有一點空間，心會寬鬆些。到大家都能互相體諒了，才能縮短距離，這可能需要好幾年時間。你一下子把她們拉得很近，就太勉強了。錯在你自己，只顧工作，沒有好好考慮；二十多年了，都沒有好好下功夫，讓事情拖下去，到現在才處理就困難多了。由此可見你是一個相當逃避的人，把困難丟給太太不管，所以你要有很深的懺悔，惟有你能夠打動她的心，事情才有轉機。二十年前她願意從日本跟你來這裡並不簡單，背後是一股很大的愛的力量。今天，她說要回日本了，因為她失望，她發覺那股支持她的力量消失了，你知道嗎？

李揚：知道，是我的錯，我沒有好好地愛她、支持她。

上師：只有愛的力量纔能令她留下來，才能叫她跟你一起面對生活上的難關。

李揚：上師，多謝你。道理我完全明白了，但在處理上我還有一個問題想不通。

上師：是甚麼？

李揚：我太太的父親在兩年前過身，剩下母親一人，已八十多歲了。她覺得母親年紀愈來愈大，想回去照顧她；而我們又沒有孩子，沒有負擔，要走就可以走。我想請教上師，是不是人情上應該讓她回去，還是把她留在我身邊？

上師：她回去了，你怎辦？

李揚：我可以跟她回去，因為我也是日本的永久居民。

上師：你在那裡，有工作嗎？

李揚：大概有少許收入。

上師：但日本的生活費很高啊！

李揚：她住在鄉村，有自己的田地和房子，我們省吃儉用一點，生活應該沒有問題。

上師：你跟她回日本，在現實上，吃她的、

住她的，你不怕其他日本人講你這個新加坡人的閒話嗎？日本人是挺愛講閒話的呀！

李揚：不錯，鄉下的閒話比城市更多。那麼，我是不應該和她回日本了。

上師：你為甚麼想問題這麼簡單！讓太太回去看看媽媽很應該，甚至可以陪她回去，住久一點也沒有關係。但你的工作在這裡，你的事業也在這裡；你放棄這裡便失去了生存的根據地，甚至是你的自尊；你若在別人的土地上，好像是投靠，很多日本人會怎樣看你？你會難受嗎？

李揚：我想會。

上師：為甚麼弄得自己左右為難？為甚麼不做好准备？人生的每一步不是要走就走，那麼隨意的呀！

李揚：我不會考慮那麼長遠。

上師：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你若沒有工作，又沒有孩子，你便很孤零零啊！還要靠太太照顧，你的精神便會很不愉快。

李揚：是的。

上師：本來，大家一起到那裡住都不是問題，但要作好準備，首先要有方向感。沒有目標，到處飄蕩，怎能安頓你的人生。你的真正問題不是婆媳矛盾，也不是太太要回娘家，而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人，甚麼事情都是見步行步，一定不斷付代價。

李揚：那怎麼辦呢？上師。

上師：先樹立方向呀。

（李揚一楞，突然省悟）

喜耀生命

主持：霍韜晦教授

（當代思想家兼生命導師）

沒有一個課程，能讓你啟悟如是之深！
超越神奇，三千個案為你作證！
生命教育創始者主持十年經驗。參與之後，
你才明白甚麼是人生。

100%成功！100%突破！

「喜耀生命」共五天，名額有限，
決不濫收，請早安排。

第97期：○五年七月六至十日

第97期：○五年七月廿七至卅一日

時間：一連五天

地點：九龍總部

學費：港幣三千八百元（凡於開課前一個月的25號
或之前繳交學費，可獲九五折優待。）

查詢：2760 8878 陳先生

備註：報名前，請先詳閱「入學須知」。

新加坡「喜耀生命」 第三十七屆初階畢業同學回應



黃倩倩

我覺得我的生命重新燃亮了，開始發光，我更希望自己發出的點點亮光，可以照耀更多人！原來生命可以那麼快樂，心情可以那麼輕鬆，笑容可以那麼燦爛。

陳金龍

After the course, I feel stronger and more confident.

尤傳源

原來人可以那麼接近，這是多麼的奧妙。以前我只懂逃避，現在我學會面對。因為勇敢面對，才會進步。

葉珠開

我覺得我已將自己封閉的心打開，邁向更光明的道路。我的信心增強了，以後面對甚麼難關，不再逃避！

潘曉風

如夢初醒，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標和方向。我確踏出了第一步，看到生命的曙光，心中充滿希望和喜悅。

方可晶

我不再計較，多了自信，最重要是對人的脾氣好了很多，不再覺得生命黑暗。

林振榮

我的心開了，感到輕鬆了、鬆綁了。

賴明秋

我打開了胸懷，不計較得失，認真學習。喜耀是盞明燈，照亮了我的生命。

盧青燕

I am braver, more independent, open, and relaxed than before. I think I will also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my life.

陳財明

我確有喜耀之感，我很想這份喜耀的感受能夠持續下去，並與人分享。

關曉瑩

我真正體會到甚麼是井底之蛙，也明白了人為何要學習。喜耀就是一面鏡子，讓我看到真正的自己。

林木堂

我感到一股力量從心裡湧出來。

于明捷

我的突破是因為目睹了我們的榜樣——上師和他的團隊，感受到背後的精神力量。我獲得了實現理想的衝勁和使命感。

俞金棟

我真的很佩服上師的精神，能夠讓那麼多學員體會到生命的喜耀。

李水木

上師一針見血道出我的不足，讓我頓時開竅。

黃春蘭

我最大的收穫是家庭的重新團結。

胡發清

上課後我輕鬆得多了，因為看到自己過往的無知，對不起身邊的人，尤其是妻子和孩子。現在我清醒了，還可積極補救。

讀書與反省

張玉蓉

(第五屆「喜耀」少師團，來自新加坡)

轉眼間，東亞人文學會開業已經有六個月了，而身為一位準研究生，不知不覺也過了六個月的學習。回顧這段時間的學習，我感覺到自己的思維不但清晰多了，而且視野也不斷開擴；開始時會擔心自己應付不來，可是在不斷的堅持學習下，愈來愈有興趣，而且能夠與一班同道一起讀書、討論，對東方文化的了解及西方文化的危機有更深的認識。我認為這樣的讀書方式是不但讓我們的心更加舒暢，而且對理想更有信念。這就驗證了上師壽宴上的對聯：「讀書最樂，成道為宗。」

雖然說讀書可以讓我們更充實自己，可是卻不要忘記時時「回看自己」。因為有了學會會所，活動也就多起來，而我在會所參與的機會也就增加了；但是在與人相處做事時，我不能不警惕自己——我在做事情時，往往因處理方式與別人不同、或者提出來的建議得不到同意，心裡會不舒服，跟著妄念便會出來：「我花時間來這裡是做義工的，不是來受你的氣！」這樣的心念一出，我都會冷靜回來看自己，為甚麼「我」的心會不舒服呢？因為我那一念很重視「我」。在那一念裡，我看到自己不被認同或欣賞時生起「計較心」；自己有所求，卻忘了我的初心，即是護持學會的心。所以我常提醒自己，會所不只是讀書，搞聚會的好地方，也是不斷讓我成長及過關的好道場。

「佛教智慧與現代人生」 公開講座

佛教是東方文化的精粹，它雖有悠久歷史，但智慧並不古老，對困頓已久的現代人心更是一服清涼濟。解人難得，你想得到佛教智慧的滋潤、啟發自己的思維、讓頭腦靈活、讓精神更輕鬆、讓身心獲得解脫？且來見證生命超升的真髓。

主講：袁尚華博士

主辦：灣仔天地圖書 協辦：法住出版社
時間：5月14日(星期六) 下午2:00-3:30
地點：灣仔天地圖書(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費用：全免
留座及查詢：法住文化中心 27609898



作者（後排左一）與上師、同道攝於印度

不只看一邊，空間也闊了

曹錦儀

(第十屆「喜耀」少師訓練班)

願，所以我是十分堅持的；然而，因為自己的魯莽與急躁，不懂與人相處，常常追問兩位主管，結果造了一些矛盾和衝突，彼此的關係也受了影響。

不能只看見自己有道理

那天晚上，我不斷反覆問自己：這些日子所學是甚麼？腦海裡的時空倒流至未去法住讀書前——那個滿是計較心和競爭心的自己呈現眼前。後來，我想起老子不爭的思想，遂翻出課堂上的筆記，然後被上師的話一句句喚醒：「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而招至日後潛伏的危害，心胸不能狹隘。」使我想到自己的錯失及私心，堅持到印度學習是對的，但不能因此而無顧他人的處境和感受。

終於我放下對假期的偏執，而甘願先跟從主管的指令及安排。老子《道德經》〈七十三章〉言：「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教我要學會有分寸，不可衝動；要放下得失計算，重新思索天地的律則，

擴開心胸。也許當我不再只看一邊，不再只看自己對的一面，不但自己的空間開闊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也開闊了；後來，主管主動地替我安排假期，而我亦終可得償所願，參加文化之旅。

互相包容，互相成全

不僅如此，她還真誠地與我分享，我們的隔膜化解了，使我感動和溫暖。最後，我兩由衷地互相鼓勵，終可回到往日和睦的共處。

上師在《論語》〈導論〉說到「中國人是講互相成全」。今次的經歷，令我明白多一點這幾句話：「你要自己懂得付出，自己要懂得去成全對方，去支持對方，去體諒對方，對方感受得到的時候，他亦回頭成全你、支持你、體諒你的，就能夠互相包容，互相支持。」（見《性情文化》第七期，2003年5月，法住出版社）我明白到重要的是放下私欲，才可看到別人的世界，給予關懷和空間，並懂得珍惜及感激。

「唐學」給我們力量

本刊記者

在法住文化書院，許多同學都讀過『唐（君毅）學』入門』（簡稱「唐學」），而且往往一讀就是數年；在黎老師的帶領下，大家不但感受到唐君毅先生那偉大的人格，更被他對人類向善的心的肯定、及反求諸己的精神感染，使我們對人對己都重拾信心，在黑暗中重見光明。

楊偉基同學說：「人與人之間太容易有隔膜了，但讀《人生之體驗》〈說隔膜〉，使我生起一點光，每逢想起這點光，我知道要行動；只要繼續嘗試，最終我定能讓隔膜打開一扇窗。」

楊麗芳同學曾對人失去信心，甚至只看見別人不好的一面，覺得這個世界並不美麗。在法住的學習令她張開了眼睛，看見每個人原來都有善良的本心，只是被無明所障蔽而已。「唐學」使她這個信念更堅定，她明白到重要的是自己先去關心別人。昔日，她總覺得母親對自己存有偏見，於是她主動與母親傾談，分享自己的生活狀況。對於那些向她借錢不還的朋友，從前她只會認為他們絕頂自私，現在她漸漸明白，中間自己也有責任：是自己過分慷慨縱容了朋友。通過反省，她對「分寸」多一點了解。唐先生的學問令她對人生起信心：「好像按摩我的心，令我的心有生氣，同時變得柔軟起來。」

五年來，陳蕙娟同學持續修讀「唐學」，無論工作多忙，也不願意缺席；每次上完課，她都有充電的感覺。「在我感到軟弱的時候，『唐學』裡的說話給我很多力量。」她說自己由從前慣於計較，變得樂於付出，與母親和弟弟的關係亦大為改善。

「我記得〈說懊悔〉那一節深深地打動了我，從那時開始，我覺得再不能等，我必須要好好地把握稍縱即逝的人生，必須學習付出。老師也是那麼付出、她那麼辛苦，我們怎可以不珍惜學習的機會？」雖然《人生之體驗》中不少章節，她已聽過不止一次，但她只覺得愈聽愈精采，一次比一次聽得明白。



歡迎到書院上課

開拓胸襟眼界的學問

本刊記者

由霍院長主講的「《莊子》逍遙學」於零四年四月開辦，《莊子》開闊的心胸，能夠超脫於現實的自由，令修讀的同學，心靈得到洗滌，做人處事受到啟迪。

張楚堅同學說修讀這個課程後，學習的方向更為清晰，提升自己修養的決心更強烈。在「〈養生主〉」這一章裡，庖丁在解牛時，刀鋒能夠輕易地游走於牛的筋絡之間，一方面建基於他對牛的構造有透切的了解，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精神的修養，那已超出了知識的層次。這一點給我很大的啟示，對客觀世界的了解，對一般知識的掌握固然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開放自己，回歸當下，提升自己的修養。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讀書明理。」

莊子崇尚的精神自由是張楚堅所嚮往的，但〈人間世〉令他明白「回到人間」的重要。「〈人間世〉提醒我們惟有接受現實環境的制約，又同時超脫當中的限制，才是真正的逍遙。我一向喜歡看書思考，但過往容易抽離於現實，〈人間世〉『兩邊接通』的境界，一方面很入世，一方面又很出世，是我今後學習的目標。」

何衍明同學則反省到自己過往的局限，並決心改善自己的不足。「在〈逍遙遊〉中，班鳩嘲笑『以九萬里而南為』的大鵬鳥，滿足於自己的狹小天地，牠們不知道用了自己的標準去看大鵬鳥；我突然感到自己和這些小鳥也很相似。例如在昔日工作的地方，我看不慣上級推行煩瑣的政策，對他們有很多不滿。現在我才知道當時我忽略了別人也有他們的標準，只是自己未能明白。」

何永強同學則在這個課程中找到更多精神的出路，令他對得失成敗，更容易放下。「莊子以天地的角度看萬事萬物，沒有永遠的成功，也沒有永遠的失敗，這令我可以更坦然的面對得失。」

感激老師之教

梁艷顏

(第十屆「喜耀」少師訓練班)



霍會長與作者攝於菩提伽耶

我真的很有福氣，能夠跟隨上師到印度巡禮佛跡兼學習，沿途的實地感受，對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啟發。

感激之情，學習的心

到印度第一次探訪的地方是「祇樹給孤獨園」。在園內靜坐經行，離開時夜幕低垂，一輪明月已升起，我凝望著月亮，想起佛陀曾在這裡說法教化眾生，一種感激之情，自心內湧出。我能跨越時空，來到佛陀故土，得聞佛陀說法，這中間有多少善緣？我的虧欠這麼多，我能不回報嗎？我能只取不予嗎？夜半睡醒時我的心仍在動，淚水仍忍不住滲出。

第二天清晨，我們再次踏足「祇樹給孤獨園」，迷霧中的古城，林木參天，四周一片寧靜，時光彷彿凝固，我彷彿看到佛陀的身影踽踽獨行——他不辭勞苦，來往古城一帶，向眾生道出他親證的真理。我感受到佛陀慈悲之心，很想跟他學習，認識生命的真諦。

努力精進，才是自由

在佛陀的出生地「藍毗尼」靜坐時，上師提到剛發生的南亞海嘯；上師教我們感激佛陀的誕生、不要再向外追求、要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甚麼、要我們發心建造淨土世界。上師語聲哽咽，流淚了，我的心有很強烈的觸動，淚不能止。我感激上師帶我尋回自己的初心，要不是上師的指引，我們這些迷失的人至今還在兜兜轉轉，找不到歸家的路。

在佛陀涅槃之地拘斯那迦，上師解說了很多佛陀的事跡。佛陀並不談玄說妙，他教我們精進；生命最重要就是要得回人的自由，這正是我一向覺得缺乏的。我常覺得自己沒有自由、很受束縛、很多時身不由己，我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很不甘心。聽到上師的解說，原來人有成長的自由、人可以自主，我的心踏實了很多，不再那麼迷惘。我很感激上師帶我親身體證佛陀所走過的路，我覺得上師就是佛陀，他們的心是一樣的：一樣慈悲、一樣的心無疲厭，永不放棄眾生。

遊覽那蘭陀大學遺址時，很驚嘆千多年前已有這樣具規模的大學。這裡曾經有過光輝燦爛的日子，培育了不少人才。中國的玄奘、義淨都曾經在這裡留學，將佛法帶回中國。如今佛教在印度已凋零，盛極一時的學院只留下殘垣敗瓦，再無人理解佛法的正義。我覺得「師」真的很重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法本來存在，只待有心人去發現，去弘揚。上師的指引讓我們找到正確的方向，但路還是要自己走的，更要接引其他人上路。

在佛陀的成道地菩提伽耶，上師帶領我們在佛陀悟道的菩提樹下靜坐。佛陀的教導透過上師的開示，進入我們心底，一份使命感令我生起了動力，我願以佛陀為師，精進不懈；我要學習佛陀的無畏精神；每當我起退墮之心，我會記取今日內心的呼喚。我的心堅定了，我已找到我要走的路。



於藍毗尼靜坐

感受永不放棄精神

曾怡省

(「喜耀生命」少師)

今年是第二次跟隨上師到印度朝聖學習。人生難得；今年的感受亦比上一次深刻了，想是多年在法住讀書的緣故。

在我們乘坐的車子離開佛陀成道地菩提伽耶，駛向鹿野苑的時候，我有很特別的感覺。當時清晨拂曉，街上的行人、車子漸多，小鎮似是剛醒來；遠方一列火車高速駛過，嗚嗚長鳴，煙囪上的油煙隨風飄遠。這景象映入眼簾，心中油然生起「世界真的很美好」的信念。



霍會長與作者攝於迎毘羅衛城

佛陀的無盡慈悲

回想佛陀當年成道後，大悲心起，決定住世說法，將自己成道的經驗開示於眾生，以度群迷。要分享此成道經驗，佛陀最初想到他曾跟隨學禪定的兩位老師，但可惜已先後往生了；跟著佛陀就想到五比丘。他們因見佛陀放棄苦行而誤會佛陀求道心退，離他而去鹿野苑修道。佛陀於是起程，由菩提伽耶出發，步行往鹿野苑度五比丘。

我們的車子正走著這條路。我心中默默唸佛，想像著他當年一步一步踏足前行，心中感動不已。佛陀求道心堅定，永不放棄自己，纔能歷劫修行成道；他亦永不放棄眾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施設無數方便，因以成教。

我們的車子正走著這條路。我心中默默唸佛，想像著他當年一步一步踏足前行，心中感動不已。佛陀求道心堅定，永不放棄自己，纔能歷劫修行成道；他亦永不放棄眾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施設無數方便，因以成教。

佛陀永不放棄的精神

這種永不放棄的精神，正正是鼓動著我多年成長的動力；當我脆弱的時候，我想到佛陀這種求道、成道、成教精神，就頓然貞定。而上師的身教，更是時刻提醒我佛陀的堅毅。

文化教育就是薪火相傳，以心接心，以生命之火在歷史上燃起一條長河，為人間作莊嚴的見證。

人生世上，一就是渾渾噩噩，隨現實的要求消磨一生；一就是一念的自省，問自己想要作個甚麼人？對自己的生命有所要求，隨而立志向道。而後者往往是歷練一生，飽經考驗的。

自跟隨上師學習後，始懂得作個有志之人。然而可能資質愚魯，業障較重，無論在讀書和作事方面，多年來進步不大；但是每當我頹困於挫敗感的時候，心中總會生起一個希望：我一定會進步成長。這一念令我心懷頓然放鬆，心寬天地廣；而這希望亦即變成一股動力令我再站起來。就是這樣，多年來我從不放棄，自勉努力讀書，亦從未忘記自己對理想的承擔，自求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一步一腳印，自己多年學習仍有寸進的。



攝於鹿野苑經行

堅定方向，乘風破浪

我的一點體會是，人永遠不要放棄自己，我們就是生命成長之舵手，舵握不穩，生命之舟就會飄流入黑暗。舵穩握手中，風急浪高仍能乘風破浪，朝著理想前航。

我對佛陀此永不言棄精神無限敬仰，仰之彌高，鑽之彌深，自覺如嬰兒學步。當我敬隨著佛陀的足跡前行，又有莫能言之的親切感和真實感。此感受亦復為我內心的一股動力，教我繼續前航；也是一片心香，以感念佛恩深重。我當以行動、成長來報答佛恩，努力長進來報答上師多年的教導之恩。

法住出版社

今時今日，香港人需要的一本刊物

人生的平台——專業與人生(下)

霍韜晦

醉閒情
當前紙藝術遇上孔子

訪盧雪

親親孩子

黎斯華

性情之歌：母親的禮物

霍韜晦詞
黃鐘曲

從「消費社會」探討為人父母之
困難與出路

陳可勇

哲學話語

調查報告：青少年心目中理想父母

陳可勇

黎斯華 李維榕 何友暉
黃偉邦 岑麗娟 區祥江
陳純麗

專題：難為父母

《性情文化》第十五期



快將出版

一本讓你感受愛與光明的雜誌

密切留意

霍韜晦教授最新 CD

快將推出

原始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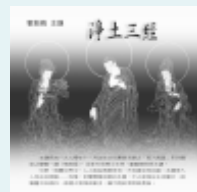
掃除世俗佛教徒的迷霧，廓清佛教思想的真諦，給你最寶貴的佛學訊息，你將重新確認佛教的深刻智慧！

般若經



《般若經》是大乘佛教運動的先鋒，也是一切後來的宗派所共同信守的共法，本講座用最精煉的話語，領你入《般若經》的智慧世界，你可以得到無窮的鼓勵與啟發，且來親沾法益！

無量壽經·阿彌陀經



本講座由印度大乘佛教的興起開始，說明淨土思想背景及內涵，帶你深入阿彌陀佛的本願，以消融佛教強調的自力精神與淨土思想著重的他力精神的衝突，並精述淨土三經：《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及《阿彌陀經》。

平面與立體

古禪今讀

《論語》精講



法住出版社：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聯合興業大廈12樓 電話：(852) 2760 8878 喜耀書屋：香港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4樓(佐敦地鐵A出口·白加士街入) 電話：(852) 2760 9898 經銷處：喜耀書屋·樂文書局·文星圖書·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中華書局 新加坡分部聯絡處：168 Jalan Bukit Merah Podium C#03-08, Singapore 150168 前建屋發展局辦公樓 電話：65-62733326 傳真：65-62736673.

* 佛誕紀念 *

主持：霍會長

謹訂於

日期：五月十五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

地點：九龍總部(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感念佛恩，立願祈福，敬待有緣。

* 歡迎會友及各界人士隨喜參加 *

喜耀時間與你共享

4月17日 小小棋盤天地大：

重新認識蘋果棋

5月29日 茶藝日：

齊來品茗學習簡易茶藝

4月24日 親親孩子同樂日：

紙黏土迷你食品製作

6月12日 生活中的氣功

6月26日 舞蹈日

5月8日 中西文化建築欣賞

7月3日 生活中的簡易自衛術

5月22日 生活中的瑜伽

地點：佐敦法住文化中心(佐敦道23號，新寶廣場4-5樓，由白加士街入)

時間：逢星期日，2:00-4:00pm 費用：免費 登記留座：2760 9898

喜耀書屋

人文書專門店

喜耀雙周優惠

5月7日~21日

港台圖書 8折
大陸圖書 1:1
其他影音 9折



法住機構

佛教法住學會·法住出版社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六 10:00AM-9:00PM

周日 12:00PM-5:00PM

法住文化中心·法住文化書院

喜耀書屋·喜耀茶軒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六 11:00AM-10:00PM

周日 10:30AM-10:00PM

歡迎蒞臨

《法燈》訂閱表格

姓名：_____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請在適用處加上

本港訂戶： 12期：港幣130元 24期：港幣240元

(除香港外，其他地區一律為海外訂戶)

海外訂戶： 12期：美金36元(或港幣220元)

24期：美金62元(或港幣410元)

劃線支票抬頭請書：「佛教法住學會有限公司」

“The Dharmasthiti Buddhist Institute Ltd.”

表格請擲回：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20號12樓

功德錄

〇五年二月廿一日至三月二十日

捐款

經會全人 \$3,327
凌詠詩女士 \$3700
許順發先生 \$1000
龍炳頤教授 \$500

助印法燈

江南模具技術有限公司 \$500